



惊涛拍岸。 陆军 摄

“心”乾如月

■ 黎译鸿

又是一年冬至，今天在超市里望见一袋雪白的糯米粉，心便蓦地一沉，仿佛有根无形的线，牵着我回到那方氤氲着水汽的灶台前。

母亲的身影，总在岁时的光晕里忙碌。糯米粉与粘米粉在她手中调和，分量全凭光阴凝就的直觉。滚水倾入，粉浪翻腾，这揉捏的功夫，看似简单，却讲究技巧，手臂隆起，筋骨在面团中开阖，像是要将所有沉默的力气都揉进这团柔韧的洁白里。面团最终卧在陶盆中，光润如玉，静待着被赋予形状的时辰。

馅料的鲜香早已在灶间弥漫开来。猪肉末、黑木耳、花生碎、碧绿的韭菜……在热油中欢腾跳跃，香气如无形的手，推开厨房门，弥漫于整个院子的上空。待其稍稍沉静冷却，便成了母亲指尖下的珍宝。

案板上，母亲取一小团面剂子，掌心轻旋，捏成浅浅的碗盏。馅料被小心安放其中，她指尖翻飞如蝶，捏拢、封口，再于底部轻巧一按——一个饱满的“心”形乾便悄然立于掌中。这心形之物，非为巧饰，倒似母亲滚烫心绪的自然流溢：每一次指尖的合拢，都如心房的闭合，将滚烫的牵挂与无言的爱意，密密缝入这玲珑的包裹之中。

锅里骨头汤或鸡汤沸滚如歌。母亲将一个乾轻轻送入清波，它们浮沉摇曳，宛如白瓷小舟。待其熟透，盛入碗中，撒上翠绿葱花。我们姐妹早已围坐桌前，碗中升腾的香气，是人间烟火最温存的注脚。一口咬下，软糯的皮儿裹着丰腴的馅，鲜香与米香在齿颊间弥漫交融——这便是味蕾上永存故乡坐标。

逢年过节，炊烟升腾于石陂村低矮的檐角。彼时，村人聚首，欢声笑语，案板上排列的乾宛若小小的仪式，无声颂扬着土地的馈赠与亲情的绵长。这朴素的食物，是岁月深处最温热的印记。

如今，昔时灶火旁的身影已迁至化州城里安居。然而乾的滋味，却并未因时光流转而淡薄分毫。大姐们偶尔归宁，闲谈间总说起母亲的手艺，那香糯的滋味，在话语间被反复咀嚼，竟愈发清晰起来，仿佛就在舌尖。幸而，平定镇的街巷间，乾的香气依旧固执地飘荡。政府引着这淳朴的滋味走出深巷，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成了游子行囊里一枚沉甸甸的乡愁。镇上宵夜街铺面光洁，乾静卧橱窗，等待着慰藉天涯倦客的舌尖与乡愁。

我的五姐怡君，每次回到家乡平定镇，她一定要力邀我们齐齐去街上吃一碗水煮的乾，因为这不仅承载着我们的童年记忆，还渗透着妈妈的味道，让人怀念，令人难忘！

在这匆忙流转的人世间，总有些味道如磐石般沉潜心底。纵使母亲的身影已不再日日于灶台前辛劳，那心形的乾，却早已越过舌尖，烙印成心底永恒的图腾。



快捷投稿
扫码关注

天台山(组章) ■ 黑石

大瀑布

白练擎天。
天女抛下的腰带，成就人间通往天堂的路。
女娲补天，留下天窗，才有长流不息的天女散花。
325米高台清唱，万峰聆听，山谷和鸣。
站在瀑布脚下，披一身雾做的衣裳，听十万匹骏马驰骋，齐鸣，高歌。
一万个深潭在内心翻滚。

石梁

千万年修得的缘分，才有惊天的牵手。
白练三折其身，只为托起你的美丽。
翠谷连造数景，垫起你的绝美。
石梁，天生桥，上天不经意的一笔，留下人间之惊叹。
徐霞客的脚步，至今还留在石梁上。一个旅行家的身影，与高山同在。

杜鹃之王

千米之上，高山之王。

千年杜鹃，古干如铁，每一枝，都是沧桑傲骨。
接近蓝天的孤独，每一朵，都是天赐的绝色。
遗世独立，不染烟尘。
站成自然的传奇，不老的神话。
把绿色高举为信仰，展开飞翔的姿势。
每一次花开，都是对生命的礼赞，对人间炊烟的祝福。
每一缕花香，都是人间美好的圣辞。

拜经台

风吹千年，翻动经书。拜经台上，智者大师，静修诵经。
慈悲早已漂洋过海，被流水带往远方。
天台宗声名远播。智者大师成为山的化身。
古庙、碑刻、宫殿，被时光打磨，留下古老的痕迹。
不老的是青山，与流水。
而智者永在，在高高的拜经台上。

千年银杏(外一首) ■ 荔木子

是怎样的叶子
摇曳了天空的灿然
荡漾的光晕
漫落我树下的品茗
风的句子陷于沉默
在聆听此刻的偈语

是花开的欲望
和痛的灵魂
都裹进了种子
你用坚硬的果壳
封印心痛和祈望
翩跹的落叶
是倾城的序幕

这是悲情的豪放
一千四百年的守望
何来长相依

生与死 爱与恨
风里殁没
与君赴 眠地醉

游红岩村

来时
淌过滚水坝
凭栏风雨桥
打卡柿子坡
红岩村的足迹
装满风景

走时
微醺的回味
吃语的梦醉
提走的灯笼红
自驾游的行程
收获记忆

高凉的冬天(外一首) ■ 张玉婵

守在村口的大榕树

撑起一方天地
村口的大榕树
怎么会没有脚
她只是把脚化成
一条条交织的根脉
牢牢地扎进土地深处

扎下根的大榕树
从此就守在村口
守着雨水，霜降，大寒
守着稻田，鱼塘，果园
守着越来越矮的老屋
任岁月在她身上刻满伤痕

汽车从村口飞驰而过
驶向更宽更长的路
鸟儿展翅掠过长空
飞去她目光到不了的远方
她却只能默默地站在原地
站成了母亲翘首而望的模样

梦中，我又回到了村口
大榕树在风中轻轻摇曳
沙沙沙，沙沙沙
一遍一遍地唤我的乳名
我知道她未说出口的话
她的根，就是我的归途

蓄谋已久的生日祝福

■ 魏志玉

中午，我正在午睡，听到窗帘外面有些声音，窸窸窣窣的，还有人在窃窃私语，有脚步声轻轻地来，悄悄地走，有影子在窗帘外面轻轻晃动，窗帘时不时被掀开一个小角，漏进一缕刺眼的阳光。

本来在学校中午睡眠就浅，这下被光与影彻底唤醒了。

我悄悄地起床，尽量不发出一点儿声音，我倒要看看这群孩子在干什么！

我蹑手蹑脚地来到窗前，被眼前满桌的贺卡惊呆了。只见我靠窗的桌面上，横七竖八摆满了贺卡，五彩缤纷的卡片铺了一桌，还有几张掉落到了地上。

窗帘又被掀起一角，一只小手伸了进来，手里握着一张贺卡。

小手的主人可能察觉到不对劲，然后一双清澈的大眼睛瞅了进来，“啊”的一声，红扑扑的小脸不见了，窗外传来一句“老师发现了”，一阵强压的笑声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近而远，消失在窗帘外面。等我走出门外，只见地上还有几张没来得及送出的贺卡，抬头，看见教学楼上几个矮小的身影闪进了教室。

我捡起这些贺卡回屋，连桌上的卡片一同整理好，数了一数，五十二张，刚好是我们班学生的人数。

难怪开学时，总有学生有意无意地探听我的生日，原来是这一回事儿。

我仔细端详，这些卡片款式比较简单，大部分是明信片，很多同款，看来他们把学校门口小卖部的卡片都买光了。卡片背后，是否歪扭扭的祝福语和署名。

我心头一热，开学到现在一个多月了，我当时以为他们询问我的生日只是单纯的好奇与闲聊，没想到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生日祝福，这是乡村小学生给他们老师最浪漫的生日礼物。

他们当中，有的同学上午刚被我批评完，中午他送来的贺卡上写着“老师，我爱你”，有的学生在班上一直是“小透明”，他却在贺卡上写着“老师，你是我最好的老师”，有的学生，我昨天刚跟他在课堂上发生矛盾，他当时气呼呼的很不服气，可是他也送了贺卡来，上面赫然写着“老师，希望你永远教我”……

看着这些稚气的笔迹与淳朴的语句，我噙住了潸然而下的泪。他们大部分是留守儿童，他们渴望关爱，却把关爱给了独在异乡教书的我。

我捧着一张张崭新的贺卡，这一叠贺卡很重很重，正如我肩上的担子，因为我挑着的，是农村孩子的未来。

冬至赋(外一首)

■ 杨旭华

冬至的一场雨
落入枯黄的菜畦
在苍茫的天际
它只是一滴清泪的微凉
在人间焦渴的唇边
它是整条夏天的溪流

山峦在远处缓缓移动衣褶
而菜园在近处快速卸下绿妆
我们计算着时令
过去的每一个早晨
往后的每一个黄昏
都被母亲包进一只只煮汤乾里

观落日

我们观落日
爷爷在水田里观落日
奶奶在菜地里观落日
爸爸妈妈在广州露天市场观落日
姐姐在深圳玩具厂观落日
我和哥哥骑在牛背上观落日